



风吹稻低圣灯山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程华照

盘山公路，弯来拐去穿行在崇山峻岭中，一边是耸入云里的山峰，梵音袅袅古刹钟声。另一边则是广袤的田野，青瓦白墙下鸡鸣狗吠着旷野的风，乡间的韵脚。

一

一把伞，伴我雨中。

素有“小峨眉”之称的巴南圣灯山，距城中心五十几公里，这儿有海拔，也有故事。

转过弯来到山的绝壁处，一对摩崖石刻出现在眼前。佛祖伫立莲花座，掌心向上舒展袈裟飘曳，身姿不被古藤遮掩就是苔藓覆盖，粒粒水珠从岩上落下来，滴答如梵音点点。依禅林古道上行，恍若在经书里漫步。

岔路口，一佩戴袖章的男子从治安亭过来，我抢先开口：“哪个走好耍些？”他指向地图上的景点说：蛇脱壳、狗钻洞、攀岩、舍身岩……没等说完，我爽快地侃言：“探险去，寻求刺激。”不料被他喝住：“弟兄，雨天上面又陡又滑，雾茫茫地不见人影，你独自闯入很危险，还是免了吧。”

云豁寺在云天，遗世独立，一条逼仄的小路与之串起。上端全是栋栋土红色的庙宇，雕梁彩绘的依势坐落，弯曲的飞檐仿佛将天空啄出个个窟窿。我大步进入昂首挺胸，少顷人就屈服在空中，俯下身双手抓住两侧的护栏，怯怯地徒生闪失。

大雄宝殿下，两旁财神殿、东师殿、观音殿、韦驮殿……珠光闪烁笑容可掬。完美的样子，让人一眼看出是个赝品。

临崖石窟里，整洁摆放着一排无头雕像，凝视，我舍不得迈步离去，它们可是真迹，被一锤一凿地打活有了灵魂，身上满是老祖宗的胎记、时间的痕迹。追溯，唏嘘叹息。

四方亭的大钟，昼里声音亢奋辽远，夜里缠绵呓语，和山下蛙鼓虫鸣一唱一和。

一座山：半是人间，半是传说。

瞭望，目光拨开一帘雨雾，投向圣灯山下。

二

“有人吗？”屋外响起敲门声。

过去一瞥，对面的潘老师提着一篓菜，对我说：“刚从地里摘来的，给你。”里面是丝瓜番茄海椒红苕藤小白菜。“咋行，你一锄锄一瓢瓢汗水出来的，还是留给你自己吧。”“土里长得快，吃不赢。”潘老师笑着回应。我双手接过，爽快地吐出：“好，我们当邻居好久啦，今晚聚一起就吃这些。”

几年前，潘老师到圣灯山来玩耍，发觉这儿有森林又有田野，吹得凉风听得到鸡鸣，正适合她的心意。很快，她在这买下一套避暑房，并在公园旁租了一亩荒地，带领老公拿起锄头搭茅草房、锄草、掘乱石垒坎坎。

饭后，我漫步依山的休闲步道，走着走着眼前一亮，前面土地用竹篱笆圈住，爬满玫瑰、蔷薇、月季，密密匝匝，种满了十几个品种的蔬菜瓜果。

路边农家乐，摆放着一盆胆水豆花，白嫩嫩的，无论是当地居民，还是来避暑的，餐

桌上常摆放它。特别是钵钵里自制的糍粑鲜海椒，菜籽油花椒拌在一起，麻辣过瘾鲜香馋嘴，与豆花相遇巴适得拍桌叫绝。

走廊上，收折圆桌摆着许多菜，清一色全是圣灯山的新鲜土货。潘老师的家人上来一眼盯到了酒，打开盖子将鼻子凑过去，一股醇香直抵他心窝窝，忙问：“山上酒厂的吗？”我哑嘴呵呵点头，他将酒坛捂入怀中嘟囔：“天空有月亮，身边有好酒，不醉不休！”

三

架上悬挂紫色的葡萄，掉入地面随处可见，我摇头哀叹：辛苦一年，结局就是这样。

“有什么办法，葡萄成熟的时候，偏偏遇到山体滑坡封了进山的路，葡萄卖不出商家进不来。”农户一脸无奈叫苦。

“汪汪”的声音，打破寂静的原野，我们拎住篮子握住剪刀在果园里，听到狗叫抬起头来，见几位男子顶着烈日，边说边朝这儿走来。农户指着前面穿T恤的人说：“孙兵书记，带人来帮我们卖葡萄了。”

进入园子，见大伙左一袋右一包的，孙书记对我们投出笑容。

临街的小门面，门前两位村委会成员卷起袖子将一袋袋西瓜搬上车。我知道，圣灯山引进瑞士的奶油西瓜，甜甜的带有清浅的奶油芬芳，一口下去满是“恋爱的味道”。

“卖吗？”有人问。“全被龙洲湾的客户订了，不好意思。”孙书记从车厢探出头来答应。

四

阳台下稻谷熟了，层层梯田金灿灿的，清风拂过空中留香。放眼望去，大地鎏金苍穹涂鸦，啪啪的挞谷声四起，在山谷中徐徐回荡。

久违的乡土气息——我爱。下一坡走过垄垄田坎，抵达一处挞谷前说：“老板，我是来抢鲜的。”

“我们是同一个村子的人，农忙时相互来帮忙的，老板回家给我们煮饭去了。”一妇女从稻丛钻出来说。旁边的男人从腰间取出叶子烟竿，衔在嘴边过瘾：“想吃新米下田来，自己割来自己买。”见我跨下去走进他们中间，大姐给我做示范，将手中的镰刀递过来让出她的位置。我仿佛成为主角……

不多时便腰酸腿疼的，双手打出胖胖的泡子，脚陷在软泥中一走一个跟跄，浑身被稻谷划出道道伤痕。想停下歇歇，我歪起头瞅瞅身边的农人，他们说说笑笑地拼着苦干。男人们穿着短裤打起光巴胴，双手掐住稻谷一抡一落地往斗里排骨架上摔去，谷粒纷纷分离出来，撒向围篾落入斗里。见我承受不了，又是按摩肌肉又是舒展筋骨，众人一下轰然笑起来：“城里人细皮嫩肉的，哪经得住这股。”

不愿成为他们的笑料，我捞起衣服抹去脸上的汗水，咬牙想继续下去，却眼前一片茫然倒向水田。这次没有笑声，等来的是声声的呵斥，我痴痴打量他们，暗忖：“人人都在吃这碗饭，饭在嘴里皆是各自的味道！”

风吹稻低，圣灯山下，担挑黄昏，镰割金黄。

黄葛树 黄桷树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杨树弘

在重庆，你随便找个人问：“街上那棵是什么树？”十有八九会答你：“黄桷树。”你若较真，说应是“黄葛树”，对方大抵会愣一下，然后摆摆手：“哎呀，反正就是那个‘黄guó树’嘛。”

一个“guó”字，藏着全部的真相。

重庆人念“葛”为guó，入声转阳平，老派得很。《诗经·周南·樛木》有云：“南有樛木，葛藟累之。”葛是藤本，与木共生，缠绕攀援。古人见此榕属大树常伴藤萝，便以“葛”入名，取其相依相生的意象。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载“江水迳阳关，又东右迳黄葛峡”，这或许是“黄葛”二字最早的文献身影。千年以降，宋代《图经》记“涂山之足，有古黄葛树，其下有黄葛渡”，直至清代王尔鉴修《巴县志》，“黄葛晚渡”仍列为巴渝十二景之一。

脉络如此清晰，怎么就变成了“黄桷”？

出在口音上。巴蜀方音里，“葛”与“角”同韵，都念guó。“角”从木，写作“桷”，本意是方形的椽子。清代“湖广填四川”之后，移民听音写字，觉得这既然是棵树，就该带个“木”旁，于是“黄葛”被记成了“黄桷”。一错传百年，反倒成了主流。翻看《中国植物志》，“黄葛树”是学名，桑科榕属，拉丁文Ficus virens；而“黄桷树”三个字，在植物学上查无此木。一字之差，谬以千里。

但民间不认这个账。

重庆人自有逻辑：你说“葛”是对的，

可我祖祖辈辈都写“桷”，你让我改？更何况，“黄葛”的“葛”音guó，写成“桷”恰好也是guó，声调都不带变的，方言里根本没区别。于是路牌上写“黄桷坪”，地铁站叫“黄桷湾”，百年古镇标“黄桷垭”，行政地图上赫然在目。

反倒是“黄葛”二字，除了学究和文献，街头巷尾难得一见。

到底谁对？我的看法是：都对，也都不全对。

植物学上，必须正名为“黄葛树”，这是科学，容不得商量。文化上，“黄桷”已长成了这座城市的肌体，就像一个人身份证上叫“建国”，小名却叫“狗蛋”，你不能说狗蛋不是他。专家林鸿荣考证三十年，坚持“是黄葛树不是黄桷树”；文化学者蓝锡麟二十年前写信给市长，推动市树用字规范。他们的严谨令人敬佩。可你要是站在黄桷垭的老街上，抬头看那棵五百年的古树，对守茶摊的嬢嬢说“这是黄葛树”，她大概会笑着纠正你：“弟娃儿，你说的是普通话，我们重庆话喊黄桷树。”

这就有意思了，你跟她讲学名，她跟你讲乡音。你赢了道理，她赢了人心。

我倒觉得，这场争论里最动人的不是谁更正宗，而是那种“非要较个真”的认真劲儿。一座城市愿意为一棵树的写法翻文献、考源流、争论几十年，说明这棵树在她心里分量极重。

你看看黄葛树长在重庆的样子就明

白了。石坎上、堡坎边、城墙缝里、绝壁罅隙中，只要有一丝缝隙，它就能扎下根去。那根系像老人的手背，青筋暴起，虬结盘曲，死死扣住石头，把整面墙都包裹进自己的怀里。它不挑土壤，不求沃土，给点雨水就撑开一片浓荫。

之所以重庆人爱它，爱的就是这股子劲儿，跟自己一个脾气。

有意思的是，黄葛树偏偏栽种时节落叶。暮春三月，百花喧闹；金秋八月，遍地萧索……它能一夜之间满树金黄，叶片“噗噗”地砸向地面，厚厚地铺一层。不过三五日，新芽已爆出枝头，嫩绿得像要滴下来。

这种决绝的代谢，这种不等秋风、自择“生日”的换装，像极了重庆人的性格，福字感恩，不随大流，我自有时。

所以，你说它叫黄葛还是黄桷，重要吗？重要的从来不是名字，是那棵树站在那里，根扎在石头里，荫凉罩着过路人。

北魏《水经注》里的那棵古树，早已不在了。黄葛渡的渡口，也只剩下地名。但沿着长江、嘉陵江两岸，一代代的黄葛树还在往下扎根，往上撑开天空。你叫它什么，它都答应。你叫错了，它也不恼，只管各自长自己的。

这大概就是答案了：黄葛树也好，黄桷树也罢，念念不忘的，是那一树荫凉下的人间烟火，是根须攀过石墙的倔强，是每一个重庆人说起“我家门口那棵黄guó树”时，眼睛里亮起来的光。

